

# 张蓓:



多彩的晚年

我今年81岁了,可我思维敏捷,腰板挺直,穿红着绿鲜亮得不少年轻人都比不上,特别是心情,感觉就像是18岁,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美,吐着芬芳,滴着青翠。这是我十多年前从美国回到西安居住后,一年比一年深刻感受到的。

我出生在西安市,父亲是有名的中医,医术高明,乐善好施。对贫困的病人,父亲不但分文不收,且奉送所需药品,他的耿直善良与他的医术一样深得人们称道,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。我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,我是家里最小

的孩子。那时候,富裕的大户人家平时就是打牌,记忆中我家的牌声几乎就没有断过,大人很少关心我们的学习。我们一放学,就习惯地凑在牌桌前看他们打牌,时不时地你摸我动,吵吵嚷嚷,大人很烦我们,就给每人手里塞点钱,哄我们出去买吃的。有了钱,我们一窝蜂地飞了,吃饱了喝好了,又收蜂似的围在了桌旁。

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,开明的父母时常鼓励我,夸我唱得好,增加了我的信心。16岁时,我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直属的“大风剧社”,成了一名话剧

情绪,学会享受生活而不要老抱怨生活,珍惜每一天,过好每一天。遇到烦心事不要总以自我为中心,多替对方想想,会觉得天地宽多了,所以宽容之心是老年人应具备的,爱美之心同样不可缺少,适当打扮自己,注意挺直自己的腰板,你会从心里觉得自己还不老,还很精神,老年人,活的就是心情就是精神气。我现在偶尔还穿上高跟鞋去舞厅跳完全场呢!

近几年,经人介绍,我成为西安



全家福

市儿童福利院的义务服务员,每年“六一”我都要给福利院捐钱捐物,尽自己的能力让孩子们过得好一点。能帮助别人,我感到很快乐很幸福,仿佛自己也如天边一抹绚丽的晚霞了。M

## 更正:

由于工作疏忽,我刊去年11期50页作者姓名阎振雄错为阎振雄,12期49页任运玲错为任远玲。特此更正,并向作者、读者致歉。

本刊编辑部

演员,演出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重庆二十四小时》等剧,积极宣传抗日救国。19岁时,我结婚了,婚后和丈夫一起去了重庆,继续演话剧,可是那里的演艺环境很恶劣,有时我们正在台上演出,就有军阀上台强行带走演员去问话,有的还被关在黑房里。我担惊受怕,无奈之下,抛下幼女,回到了西安娘家,也结束了我的第一次婚姻,这年我21岁。在这段愁苦的日子里,偶然的机 会,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剧社演话剧。在我们排练或演出的时候,总有一位长官来观看,一连二十多天从不间断,经打听,我知道此人叫王超凡,胡宗南部队的高级军官,也是

起来我们家,我们是第一次见面,周恩来的眼力很棒,他问我:你是不是在演艺界工作?我听了很吃惊,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,我感到了他的平易近人。1949年,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和先生一起去了台湾,他担任台北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,1964年因病去世,我和两儿一女过着普通人家的日子。我没有多少文化,可我深知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性,因此我对孩子的学业抓得很紧,孩子们很争气,不断有好成绩拿回来。那几年我虽然很辛苦,可孩子们都学有所成,长子士弘,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,电脑博士,肯特州

女儿贝聿素,我高兴极了,从1981年起,我便频频回到祖国探亲,每次回来,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和亲切,我知道祖国才是我安度晚年的地方。在这里,我的语言相通说话自由,随处可去行动便利,生活舒适处处有亲人。于是,九十年代,我毅然回到了我的出生地西安,在西大街学习巷买了房居住下来,虽说每年按规定还要去美国呆一段时间,可每一次我都是急匆匆往回赶,我大喜欢我住的地方了。

在年龄上,我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年人了,可从心里我并不觉得自己老。老年人要正确面对老,不要害怕老,老是自然规律,谁也无法抗拒,以平和快乐的心态去享受老年生活,会觉得日子还和年轻人一样多彩。老年人容易犯灰心的毛病,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,不愿意做任何事,这就难免惆怅空虚。要学会调整自己的

# 乐在晚霞绚丽中

述/张蓓 文/雷雁

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。不久,有人来给我说媒,对象就是王超凡。可是胡宗南有规定,上级主管不允许和下属结婚。王超凡显然是下定了决心,他想了一个办法,拿着一条绳子去见胡宗南,说:我已做好了准备,如不批准我的婚事,我立即打铺盖卷去重庆。这一招让胡左右为难,批准吧,违反规定,不批吧,又怕失去这员爱将,思索再三,胡最后还是答应了,不过对此专门批文:仅此一例,下不为例。1943年,22岁的我和王超凡结婚了。

我的先生是安徽太平人,黄埔军校四期学员,和周恩来等是同学。婚后,我们住在西安市香米园15号。一次周恩来和夫人邓颖

立大学电脑教授。次子士怡,电脑博士。次女士文供职于波士顿科技部门。随着孩子们成家立业,孤身在台湾的我越来越寂寞,1975年我也移民去了美国。

在美国我衣食无愁,可孤独感时时让我焦躁不安,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业,很少有时间专门来陪我,左邻右舍几乎不往来,如果要去谁家,必先提前联系约定,否则不可随意上门。我爱热闹,喜欢打牌,在这里连人都凑不齐,更别说无拘无束地聊天了。美国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乐园,我越来越不适应美国的环境了,特别是对四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大女儿的思念,更促使了我想回到祖国。经多方打听,终于联系上我的



1961年,夫妇俩在蒋经国生日宴上翩翩起舞。